



又是一年槐花香。从朋友圈看到满屏槐花开,对于槐花控的我来说,早已垂涎三尺,似乎隔屏闻到了槐花香。次日,我们去往郊外一路寻觅,终于在一条偏僻小路附近遇见了心心念念的槐花树,满心欢喜。由于雨后不久,槐花的花瓣上还滚动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雨珠,阵阵清香沁人心脾。我忙上前捋一串洁白如雪的槐花捧在手心,先尝为快,鲜嫩的槐花香醇甘甜,让人回味无穷。

先生告诉我,刺槐又叫洋槐,之所以叫洋槐,是因为它是一两百年前从国外引进的,当时人们常把从国外引进的东西冠以“洋”字,例如洋车子(自行车)、洋枪、洋油等,所以人们把引进的这一树种称为洋槐。又由于这种树的枝条上布满尖尖的硬刺,人们通常也称它为刺槐。刺槐树树干较高,槐花多开在枝头上,所以低矮处寥寥无几,徒手很难够得到,再加上树枝丫间一根根坚硬无比的尖刺,让人难以下手。望着一簇簇高高在上诱人的槐花,也只能望花兴叹了。好在先生个子高,在他的协助下还是收获了一些。看到不远处有两位女士把树枝拉扯下来捋槐花,很是轻松。

捋槐花

■安徽合肥 董静

可是先生坚决不同意我这么做,还讲出了一二三条所谓的“大道理”,只好作罢。其实,这里的槐花树是野生的,杂乱无章地生长在茂密的野草、树林中,似乎也没什么价值。

先生说,刺槐树除了槐花可以食用外,槐树叶也是宝,下放农村那会,槐叶晒干能卖钱,好像是几分钱一斤,据说是将它们出口到国外的。晒干的槐树叶,由生产队统一收购,他负责过秤,记录每一笔的斤数。先生自豪地说,凭经验就能判断出谁家装槐树叶的麻袋内掺了假,还能准确无误地把混在其中的石块或砂疙瘩找出来,不让生产队的利益受损。

捋槐花,一个“捋”字实在是妙不可言。一串槐花,用手轻轻捋下来,生动又形象。作为吃货,知晓含苞待放的槐花口感好。我发现,这次捋的槐花有两种,区别在于花的尾部,一种为绿色,一种为淡粉色。奇怪的

是,将它们放进锅里焯水后,颜色全都变成了绿色。很神奇!

槐花开在仲春、暮春交替间,正值万物复苏时,一些冬眠的小动物开始苏醒,一个人置身荒野,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。那天先生看到了一条小蛇卧在草梗上晒太阳,吓得我赶紧“逃离”此地。槐花的吃法多,几乎可以百搭,最简单的做法是槐花炒鸡蛋或做槐花汤,仅需几分钟,一道时令美食就能端上餐桌。小姐说,用槐花做包子和饺子也很好吃,只是过程太复杂。记得小时候,妈妈蒸槐花作为全家人的一顿主食,现在看来够“奢侈”的,真是此一时彼一时。也许是怀旧,自己一直喜欢吃蒸槐花。多年前,先生下乡恰巧碰到槐花在乡集上市,买了一大袋回来,我将剩下的槐花放进冰箱冷冻起来,陆陆续续地吃了很长时间,过足了槐花瘾。

自认为蒸槐花是最古老、最经典的吃法。蒸好的槐花即使不放任何调料,原汁原味,那独有的软糯清香也完全让人停不住筷子,唇齿留香;假如再将它们拌上蒜泥和麻油就更锦上添花了,那简直是一道人间美味,且乡情浓郁,记忆满满。



画里乡村 ■ 杨俊东/摄

春天里的鸟鸣

■安徽合肥 水玉兰

杜集鸟岛的春天,总是比别处来得早。还在春风料峭的三月,就有红嘴大长腿的白鹭、灰鹤飞回鸟岛,紧跟着身材娇小的白头翁、啄木鸟、夜莺也飞回来了。它们一回到鸟岛,就投入到紧张的家园建设中。天刚麻麻亮,林中便传来“唧唧唧唧”,或“啁啾啁啾”的鸟鸣声,先是单声部独唱,接着是多声部大合唱,高低起伏的音律,像一股股清泉划过山谷,响彻田野。还在沉睡中的大树,睁开了眼睛;地上的小草,不停地向上舒展腰身。

杜集鸟岛在五十多年前还是一片不大的河滩。当年,有位叫陆凤奎的青年为阻止洪水冲走土地,沿河栽树,这一种,便再也没有停下过。后来,乡亲们被其精神感动,一起加入到造林队伍。随着森林不断扩大,每年有上万只白鹭、灰鹤、白头翁来此安家筑巢。当年种树人早已驾鹤西去,留下这座千余亩的森林,成了鸟儿的王国。每年春天,我都要和朋友相约去杜集鸟岛上游玩。一踏进树林,各种鸟鸣声像密集的春雨在耳边倾泻。朋友冲着树上一只发愣的斑鸠哼起黄梅小调:树上的鸟儿成双对,绿水青山带笑颜……“布谷布谷”“啁啾啁啾”,没想到,引来一只布谷鸟和一只黄鹂的热烈回应。

入林中深处,便是走进黄公望的山水大写意。这里的杨树、榆树、柳树和槐树没有按照品种布局,看似杂乱的组合,却带着人工堆砌不出的野趣。每一棵树,都透着原野中独特的气势。我奇异,同一品种的树,在原野中和在城市里所见,竟是如此不同。最奇特的是,这里的许多杨树,扭麻花似的,躯干盘旋向上,是我从不曾见过的。它们究竟经历过怎样

的雷电狂风,我不得而知。只看到斑驳弯曲的枝干,竭尽全力地去拥抱蓝天,禁不住眼眶一热。

午后,阳光从枝叶间筛出斑驳的光影,人在林中走,在光影中晃荡,便有梦际般的感觉。一粒粒鸟鸣滴落,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,又把你从梦际中唤醒。沿着林间小溪一直向东走,大片大片紫云英静静地开放。那么娇小,又那么热烈,欲采些带回家,终不忍心下手。隔着十几步远,两只白鹤闲立在草地上,像是在思考,又像是在表白。一只画眉立在柳树上纵情歌唱,丝毫没能影响到它们,可见是多么地投入。

杜集鸟岛上的鸟胆子都大得惊人。看到我们这些游人,不但不惊慌,甚至敢落在你撑起的花伞上,跟你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它们知道这是它们的地盘、它们的王国。它们敢上前跟你火辣辣地对视,或立于枝头上,冲你“叽叽唧唧”不停地打招呼。返回林中小路时,头顶少了遮天蔽日的绿叶掩护,我和朋友不时地撑开雨伞,以防这些家伙高空中对咱们下“炸弹”。

午后,带着好奇,跟朋友爬上十余米高的观鸟台,想窥探一下鸟儿们的生活。透过浓密树叶,果真发现树上许多的鸟巢。有几个巢里,躺着好几枚白晃晃的鸟蛋。两只色彩斑驳拖着长尾巴的鸟儿,衔着草棒,在树上进进出出,一副勤劳持家的样子。几只白鹤绕着树林,时飞、时落。雪白翅膀在林间忽隐忽现。风吹过来,绿波荡漾;天上,白云悠悠。两个平素喜欢叽叽喳喳的人,看着、望着,竟是无话可说了。

煎饼故事

■安徽淮南 武梅

每个周末,老公都独自到市区周边徒步。上周五晚上,看了手机上的天气预报,他说:

周末又是好天气,趁着日暖风轻的,又不是太热,继续徒步。这次他打算从舜耕山穿越到八公山。

这是一整天的行程,而且是在山里。我问他要不要带点东西中午垫补垫补。他想了想说:“去超市买点面包和水。”随即又说:“算了,你明早给我摊两张煎饼带着吧!”我说,煎饼,早点摊上卷一个带上多省事,还让我给你摊?他说,想起小时候春游,突然就想吃自己家摊的煎饼了。上小学和初中时,春天就盼着老师能组织春游。因为春游的时候,就能吃上煎饼。他的话也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。别看摊煎饼只不过是和点面粉切点葱花,可我们小时候,一般也只有生病或是春游时,才能吃得上——白面和油都稀罕呀。关于煎饼,有两个故事,至今在我的脑海里如烙如雕般清晰。

十五岁那年夏天,割草时不小心割烂了手指,没及时处理,伤口发了炎,我只能在家养伤。生产队分配给我家的割草任务就落在十三岁的弟弟身上。有一天,刚下过暴雨,为了完成交草任务,弟弟不得不下地割草。刚下过雨的田埂,抹了油一样滑。他在一条小水渠埂上割草,一不留神,就滑到水渠里。他爬了几次都没成功,只得顺着水渠往前,想找个好爬上去的地方。没走几步,他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个四仰八叉,鼻子嘴里都灌了脏水。他用手一摸,摸出个一尺来长的烂大车帮子,上面还带着一根铁钉。那一刻,弟弟突然就有了个不理智的冲动:他故意踩了铁钉。我俩都受了伤,父母要干队里的活,割草的任务完不成,年底分粮时,我家少分不少。

那时,弟弟才又悔恨又愧疚地偷偷告诉我实情。因为看我手烂了,不要下地割草,还能吃上煎饼,他忌妒。直到现在,弟弟还偶尔会提及。每每提及,都充满悔意。小时候,常听村人议论田四大娘偏心眼。因为大女婿身强力壮,是干活的好手,常来给四大娘家干活,所以,每回大女婿来,四大娘就忙着摊煎饼。小女婿没那待遇,因为小女婿体格小,没有大女婿能干,四大娘就很少给小女婿摊煎饼。至此,小女婿再来给四大娘家干活了。就因煎饼,伤了丈母娘和女婿的和气。

周六一早,我就起床为老公摊煎饼。傍晚回来,他说没吃出小时的味道。我说,你听过《珍珠翡翠白玉汤》这个相声吧?一句话,现在生活好了,饿你三天,保证你吃什么都好吃。他说,那肯定是。只是现在日子好了,哪还有感受饿的机会呢?说完,他孩子般地笑了。

